

望崑崙



准風物談 胡竹峰

看崑崙山，從和田到洛浦然後到策勒……穿過沙漠，兩旁都是綠樹，一些紅柳、一些胡楊，孑然在野。過了片刻，有草地，草越來越密，見到羊群見到牛馬，羊一臉自在，牛悠閒吃草，馬卻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像是一幅畫，又像一尊雕塑，似乎大夢未醒。人非馬，焉知馬之夢，假想而已。馬非人，焉知我不知其夢？人非我，焉知我不知馬之夢？

車行不絕，馬兀自動也不動，轉眼就在身後，漸漸變成了一個黑點乃至空無。

羊越來越多，三五隻乃至百十隻，一群群，在綠色的草原上，點點朵朵，如白雲如鳥雲，入眼都是祥雲，有吉祥意思。地勢越發多些起伏了，先是緩緩的草坡，漸行漸深，草坡越來越大，如柳葉如半月，不多時即見高嶺，有些陡然意思，來到了板蘭格草場。迎面是濕潤的感覺，身體一陣通透，一陣滋潤，風涼涼的，雨也來湊趣，雲山霧罩，有江南三四月的氣息。

草場有山，乳峰山，一步步得上山頂。赫然立着一方石頭，寫有仙界之門幾個字。站在石頭邊，心想就從這裏，走入彌天大霧中，是不是就能踏入仙界，從此不在五行中，遠離了紅塵的煩惱呢？石頭背面有銘文，刻的是《山海經》裏的話，一句句揚聲讀出來：

海內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

五圃。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闕，守之，百神之所居。

不知百神中可有專司智慧的文殊菩薩與可除眾生痛苦的王菩薩。人到中年，所求無非智慧與健康了。面山而立，願巍巍崑崙賜我智，願大哉此山賜我力。

小雨如煙似霧，極目四望，不過一里視野，入眼依舊是草坡。那些雪山峽谷，隱藏在一片朦朧中。但我知道，那朦朧中有巨大的崑崙山，橫亘大地，看不見來龍摸不透去脈，只能看見峰頂皚皚白雪。風從雪峰之頂吹下來，帶着冷意，人呆呆站住，閉上眼睛，靜靜讓風吹着，去感受那風，好像崑崙山的氣息湧進了體內。

山不在眼裏，山只在心底，如此便佳。心之所感比目之所及來得更遼闊吧，雙眼所視，不過數峰而已，心頭所思何止。

崑崙山是萬山之祖，秦嶺自此起脈，相傳還是諸神在人間的都府所在地，是神山，王母娘娘也住在這裏。小時候見過不少王母娘娘的圖畫，端莊可親和善，一臉雍容。後來見古人書上說她形狀雖然像人，卻長了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齒，更善嘯，終日蓬髮而戴勝。讓我惆悵良久。勝者，玉頭飾之一種，多為有孔圓形，左右各一，中間用連桿貫穿髮髻裝飾首髻。我有幸入藏過一隻明人玉勝，小巧晶瑩，可玩可賞。

一步步走下山，身子走遠了，心魂還在那草坡，還在崑崙山脈中。夜宿於田，依舊能感覺到幾縷崑崙山頂的雪意，於是安然入寢了。



復興小札 肖復興

以前，北京大多人家住在胡同的院子裏。普通人家結婚，很簡單，就是兩家人和幾個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在家裏喝頓酒、吃頓飯，就算是婚宴。人少，自己家裏擺兩桌，椅子不夠，人坐在床沿上擠擠，在小廚房裏簡單炒幾個菜，再到外面的店裏買點兒熟肉和豆制品，就對付了；人多，屋子裏和小廚房，要弄不開，就得在屋子外面開火做飯。院子寬敞點兒的，還好說；院子窄巴，沒辦法，只得移到胡同裏，還要臨時搭起個帆布小帳篷，把火爐子搬進去，把床板搭在長條檯子上，準備好的魚肉菜蛋，還有煎炒烹炸用的傢伙什，杯盤碗碟之類的，都放在上面，琳琅滿目，煞是熱鬧，圍觀的孩子頗多。雖然暫時妨礙了人們的通行，但過路的行人，都知道是喜事，更知道其中的甘苦，不會說什麼，好奇的，還會扒拉開孩子的腦瓜，往帳篷裏看看

菠菜宴

熱鬧，聞聞香味。當然，如果能從飯館裏請個像點樣兒的廚師，就是最堂皇不過的了。然後，再從街坊家借來桌椅板凳、杯盤碗筷，擺在家裏家外，甚至擴張到胡同裏面，二鍋頭和北京牌啤酒，齊頭上陣，杯盤叮噠，觥籌交錯，大家一通樂呵，直吃喝到日落黃昏，繁星滿天，醜顏四起，舌頭打不過彎兒來，這婚就算結成了。

那年，我的一個中學同學結婚。他和我一起剛從北大荒回京沒兩年，都在學校裏當老師，工資有限，家裏也不富裕，為了省錢，沒法子那麼堂皇，又搭帳篷又請廚師的，婚宴只能在家裏擠巴巴地擺上兩桌。我自告奮勇當主廚。

剛過五一，趕上菠菜上市，又嫩又便宜，我自作主張，成捆成捆，買了很多菠菜，心想就用它當這個婚宴的主角了，因為開春時節，別的青菜都太貴。

設計好了，便胸有成竹地一連做了好幾樣菜：菠菜肉片，菠菜豆腐，菠菜海米、菠菜炒雞蛋……開始上的菜，大家還比較滿

意，舉杯喜興的勁兒正熱乎。但是，接連上的都是菠菜，有人開始皺眉頭了。新郎官跑進小廚房，苦瓜一樣耷拉着臉，對我說：趕緊換換吧，別再上菠菜了，快給大夥的臉都吃綠了，多弄點兒帶暈腥兒的吧！

那時，我正在做珍珠丸子，就對他說：這回上的是珍珠丸子，全部暈腥兒，包你滿意！

上鍋蒸前，我在丸子下面鋪了一層翠綠的菠菜，還特意把菠菜頭上的紅尖露在盤子外面，整齊的一圈紅，權且替代了丸子上枸杞的那一點紅。自覺得有紅有綠有白，挺好看。誰想，珍珠丸子上桌，新郎官一眼看見了菠菜，臉先綠了，一下子拉了下來。

一眨眼，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我和他，還有參加婚禮的人，說起那年他的婚禮，都記得那場菠菜宴，都當作了笑談。

心裏想，如果沒有走馬燈這樣頻繁出場的菠菜，這場婚禮，誰還記得住呢？有了菠菜這樣出其不意的主角出現，讓再拮据再苦澀的青春歲月，也濺起了一點兒回聲。

穿越今昔



深水埗基隆街一景。



HK人與事 陳德錦

假使十九世紀一個香港人踏足廿一世紀的香港，必會驚訝今天多了這麼一塊又一塊土地，既平曠，又建了那麼多房屋和道路。又假使今天一個香港人回到十九世紀的維港兩岸，他雖不至於「地無立錫」，但也必定感到山圍谷抱、峰連嶺隔，難以建造一個大球場，哪怕是一個小公園。粵俗常用「冇畀」來形容狹小的空間，差堪描述當年香港的地貌。

那天我來到灣仔碼頭一帶海濱，看展示牌上一個紅點標示着我站立的位置。不用說，這位置四十年前還是一片汪洋。四十多年前我居住於背後的軒尼詩道，那地點八十年前才填成陸地。

穿越一百年，很多今天純粹變成地名的某某「山」，是真有其翠巒高崗，舉例說：利園山、摩利臣山、新山（土瓜灣）等等。「鵝頸橋」已隱沒，「馬料水」成為大學校園，這是人人皆知了。考古我不熟，尋史也費工夫，就把自己變作「穿越者」，由上世紀七十年代，走過霓虹燈和風風雨雨，來到廿一世紀二十年代吧。看看還有多少香港情味，綿延如細水長流藕絲不斷。

汗流浹背，我瞥見「冰室」二字，還以為「穿越」未成功。其實「冰室」這本已受淘汰的餐廳形式，如今又已復興，大有壓倒「茶餐廳」之勢。香港人懷舊，但也未嘗因循。不久前到香港故宮一行，看麗奪目的三星堆和西洋名畫，便走到佐敦道一間「冰室」吃下午茶。那隻通常放在菠蘿包內達半公分厚的牛油，已改為肉碎和煎蛋，混入新概念。香港餐飲牌照是劃分為俗稱「大牌」、「細牌」兩類，持大牌者可以經營大多數食物，包括產生大量油煙的中西餐，而持細牌的「冰室」只可售賣汽水、三文治之類。今天的「冰室」其實多以大牌經營而以舊日稱呼招徠。

最近旅遊雜誌《Time Out》選出了

世界coolest的街道（不是最涼爽，是最有性格），香港荷李活道得了第二名。此街道在中區，由東面「大館」開始向西伸延，處處古蹟斑斑，牆上街牌的中文字還是由右至左：「道活李荷」。再前面是「蘇活」地帶，酒肆林立，牆畫塗鴉。又再向西走，文武廟、摩羅上下街，彷彿回到晚清年代。又再向西走，文武廟、摩羅上下街，彷彿回到晚清年代。又再前行，昔時「大笪地」改為公園，剛好又是英人「登島」的水坑口所在。

不過，作為「穿越者」的，卻會建議遊人多作探知。「大館」是昔日警察總部，更是法庭所在，香港淪陷時，詩人戴望舒曾被囚於其中的監牢，用他殘損的手寫愛國的詩。沿街西行，「牆樹」標記着昔日皇仁書院的位置。皇仁正是孫中山先生肄業之地。因此，假如你不是只圖在牆畫前拍照、喝杯水酒，而欲找一個香港開埠至今中西近代史交匯處，這條很有個性的街道不失為一個選擇。

假如再選一個「新舊交替」的穿越對象，那就不妨考慮九龍區的深水埗。每當我走進深水埗區，總彷彿是回到上世紀某個時間領域。不是說深水埗是一個「舊區」，它再舊也不及尖沙咀。也不是因它人口稠密、是普羅市民的棲息地，這方面也不像很多公屋社區。

八十年代末，個人電腦開始流行，黃

金商場成了一個人所皆知的商圈。我也趨時常到這裏「砌機」，買廉價電腦軟件，把一部「286」捧回家，然後是386、586。黃金商場差不多成了深水埗的代號。有個朋友在商場經營電玩，早已致富退休了。趕上潮流的地方怎能說舊區，何況各式各樣的連鎖商戶都在這裏經營？

親戚早年曾居於深水埗，探訪他們，要從港島搭小輪前往。聽到坐船，已感到悶悶不樂。碼頭是真正的「埠頭」，在通州街。此區給人老化之感，「割房戶」大量出現，但近年陸續有公屋新廈出現。從前是四邑人聚居地，台山話成了一種還未都市化的居民口音，往往成為身份標記，不過如今已難找到這一輩老人家。

深水埗又是廉價成衣和日用品的集中地。鴨寮街有不少二手貨地攤。至於布疋店、絲帶店、皮革店、玩具店，真是成行成市。在汝州街、基隆街一帶，布料彩帶珠子堆滿店前，真是應接不暇、眼花繚亂。

那獨特的時間領域，悄然貫串今昔。雖則再沒有叫賣聲，再沒有人力車，手工業的餘緒在這裏沉澱。那些不斷變化的商號，由經濟小吃改弦易轍成了優閒茶室的地舖，混合各種城市元素，棋盤似的街道，忽而展示一壁弧形屋角，忽而吹來一陣不那麼燥熱的風，讓參差不齊的屋頂攤開一個寬闊的天空。



觀眾體驗三星堆青銅立人像VR互動。

奇遇三星堆

由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授權的奇遇三星堆·沉浸式探索體驗展在天津開展。展覽展出二十餘件館藏文物一比一復刻品，結合綺麗變幻的VR互動體驗，讓觀眾近距離觀賞文物細節和完整樣貌，了解三星堆青銅器鑄造工藝和獨特的造型藝術，感受古蜀文明的輝煌。 中新社



市井萬象

與魯本斯擦肩而過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人在旅途，總有驚喜和收穫，也免不了錯過。得與失，總是相伴的。

來安特衛普之前做了不少功課，已知魯本斯故居自疫情期間開始翻修，要到今年八月三十日重新對外開放，所以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入住酒店後查地圖，發現魯本斯的安息之地聖雅各布教堂（Sint Jacobskerk，英文稱為聖詹姆斯教堂）就坐落在幾百米之外。心想此趟既然無法去大師家「串門」了，去拜謁一下還是應該的吧。

距酒店較近的是教堂後門，到了之後發現外牆搭着塔吊和施工腳手架，隱約有種不詳的預感。繞到正門竟豁然開着，一個箭步就衝了進去。到教堂裏一看，原來前半段到主祭壇的部分是開放的，後半段的拱頂透視空間則被巨幅噴繪圖像所遮擋得嚴嚴實實。雖對觀感起不到太大影響，但魯本斯安息的小禮拜堂卻在關閉的祭壇正後方。失落之餘，卻也欣然接受，錯過本就是旅程的一部分。

進入教堂有個諮詢台，一位面色慈祥的老先生坐在裏面耐心回答所有到訪信徒和遊客的問題。我上前跟他打招呼，說明專程到此拜謁魯本斯的來意後老先生便打開了話匣



聖雅各布教堂內景。 作者供圖

子。他的英語算不上很流利，但能聽懂就足夠了。他跟我講很不巧由於教堂翻修，魯本斯的家族禮拜堂暫時關閉，不過年內應該就能開放了。話音未落，他隨意遞過來一張A4紙大小的禮拜堂實景照片，意思就是我不遠千里到此一遊，雖無法在咫尺之距向大師致意，卻可以對着照片拍一下作為留念。隨後，老先生便將畫家在此安息的始末娓娓道來。

起初，聖雅各布教堂並非是魯本斯臨終

前的首選，他希望在安特衛普城另一端的教堂與母親合葬（現教堂已不復存在）。但此處距其居所更近，遂選擇在此長眠。禮拜堂頂部的大理石聖母像由其學徒、雕塑家盧卡斯·費德赫貝（Lucas Faydherbe）完成。中間懸掛的油畫《聖母被聖徒們所環繞》出自魯本斯本人。老先生對這幅作品還提出了個人見解：認為畫作不是魯本斯為其安息之地所特別創作的，否則畫中跪在聖母前的長者應是其本人的自畫像。此外，老先生還告訴我，魯本斯的二婚妻子，年輕的海倫娜·福爾門特（Helena Fourment）在丈夫去世後便改嫁，但她在去世後仍葬回到魯本斯身邊。想來也正常，畢竟前夫的社會地位絕無僅有。自古能葬進大教堂內部的人就已經身份顯赫了，能擁有家族禮拜堂的則無疑是名門望族。鑒於魯本斯憑藉藝術貢獻和外交地位，分別被英王查理一世和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授勳，這一在西方美術史上「獨孤求敗」的特權也讓魯本斯爵士得以在教堂主祭壇正後方的禮拜堂長眠。至於其家族後人，這光怎能不沾？所以，在這座禮拜堂內安息的不單是大師本人，而是他的整個家族：他的妻子、兒孫等幾十口人均安葬於此。老先

生聲情並茂地講解着去世三個多世紀的魯本斯，那份熟絡感彷彿是在聊故友的家常。讓這座原本冷清的教堂內多了一絲人情味兒。

邁出教堂，與魯本斯同處一室卻擦肩而過，心情一波三折之餘不由得引發深思。綜觀中西方美術史，魯本斯是獨一無二且無法複製的。年少成名，雙商極高，效命的皆是豪門——曼圖亞公爵、法國美第奇皇后、尼德蘭總督、西班牙和英國國王等等，斡旋在各國宮廷間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時用畫筆促進和平。擁有上層人工作坊的他，職業生涯輝煌且高產，各類畫種無一不精，晚年頂着雙爵士頭銜名利雙收榮歸故里，在知天命之年娶得小嬌妻進門實現了創作生涯第二春，直至壽終正寢。如此逆天的畫家人生，應死而無憾了吧。

大師在臨終前的遺囑中明確「要把所有畫稿留給孩子們作為他們習畫的素材和模板，如果當孩子們都年滿十八歲且無人繼承父業，這些畫稿方可出售。」誰知魯本斯竟不慎一語成讖，他沒有摯友老揚、勃魯蓋爾家族的福氣，所有子嗣均對繪畫毫無天賦及興趣。或許他心中唯一的遺憾，便是一身絕世才華無人傳承了。